

五摇杂摇组

明] 谢肇□摇著

郭熙途摇校点

本书说明

《五杂俎》是明代的一部著名的笔记著作，明谢肇淛撰。全书十六卷，说古道今，分类记事，计有天部二卷，地部二卷，人部四卷，物部四卷，事部四卷。

谢肇淛，字在杭，福建长乐人，万历二十年进士，曾官湖州推官和工部郎中，为官有令名。他博学多识，家富藏书，长于诗文，除本书外，还有《滇略》、《文海披沙》、《小草斋集》等多种著述。本书是他的随笔札记，包括读书的心得和事理的分析，也记载政局时事和风土人情，涉及社会和人生的各个方面，是一部名作。天部记述天文、气候、节气和四时的人事活动。地部记述地理、疆界、山川、河流、名胜，包括当时的海外地区，是研究历史地理的重要资料。人部记述人的形体、心性、境遇，包括技艺、医药、术数、书画、宗教等各种活动。物部记述动物、植物和各种物品，鸟兽虫鱼、花卉草木、饮食服饰、文玩乐器等都有论述。事部记述贫富、收藏、文字、职官、行政、姓氏、婚嫁等社会活动。书中提供的大量资料有助于研究明代社会状况，作者通过记事，分析是非正误，有评述，有论断，对读者很有启发。

本书有明万历新安如韦馆刻本和一明刻别本，都是半叶九行，每行十八字。明刻别本有日本覆刻本，行格同。如韦馆刻本有《刻五杂俎小跋》，说明系李右丞作序嘱刻此书，末署“丙辰仲夏古歙潘膺祉方凯父书于如韦馆”。两本都有李维桢的序言，其中说到“友人潘方凯见而好之”，亟授剞劂。李序与潘跋相合，看来有潘方凯跋语的如韦馆刻本应该刊刻在前，见《五杂俎》1955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认为此本比坊间流传的本

子多十八则,据以排印出版。明刻别本没有潘跋,但是内容较多,而且文字较胜,今据此本校点出版。除个别明显错字外,一律不加改动。

本书由郭熙途校点。

目录】

五杂组序 轱

卷之一 天部一 轱

卷之二 天部二 轱

卷之三 地部一 轱

卷之四 地部二 轱

卷之五 人部一 轱

卷之六 人部二 轱

卷之七 人部三 轱

卷之八 人部四 轱

卷之九 物部一 轱

卷之十 物部二 轱

卷之十一 物部三 轱

卷之十二 物部四 轱

卷之十三 事部一 轱

卷之十四 事部二 轱

卷之十五 事部三 轱

卷之十六 事部四 轱

五杂组序

五杂组诗三言，盖诗之一体耳，而水部谢在杭著书，取名之。何以称五？其说分部，曰天，曰地，曰人，曰物，曰事，则说之类也。何以称杂？杂，《易》有杂卦。物相杂故曰文。杂物撰德，辨是非非，则说之旨也。天数五，地数五。河图洛书，五为中数，宇宙至大，阴阳相摩，品物流形，变化无方，要不出五者。五行杂而成时，五色杂而成章，五声杂而成乐，五味杂而成食。《礼》曰：“人者，天地之心，五行之端。食味，别声，被色而生。”具斯五者，故杂而系之五也。《尔雅》：“组似组，产东海。”织者效之，间次五采，或绾玺印，或为冕纓，或象执轡，或咏干旄，或垂连网，或偕玄纁；入贡或玄朱纯綦，■ 辨等威，或丈二抚镇方外，经纬错综，物色鲜明，达于上下，以为荣饰。在杭产东海，多文为富，故杂而系之组也。昔刘向《七略》叙诸子凡十家，班固《艺文志》因之，儒、道、阴阳、法、名、墨、纵横、小说、农之外，有杂家。按其书云出于议官，兼阴阳、墨，合名、法。知国体之有此，见王治之无不贯。小说家出于稗官，街谈巷语，道听途说者之所造。两家不同如此。班言可观者九家，意在黜小说。后代小说极盛，其中无所不有，则小说与杂相似。在杭此编，总九流而出之，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，即目之杂家可矣。龙门六家，儒次阴阳，殊失本末。兰台首儒，议者犹以并列艺文为非。语曰：“通天地人，曰儒。”在杭此编，兼三才而用之，即目之儒家可矣。余尝见书有名“五色线”者，小言詹詹耳，世且传诵，孰与在杭广大悉备，

发人蒙覆，益人意智哉？友人潘方凯见而好之，不敢秘诸帐中，
亟授剞劂，与天下共宝焉。

大泌山人李维桢本宁父

五杂组卷之一

陈留摇谢肇□著

天摇部摇一

老子谓：“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。”不知天地未生时，此物寄在甚麽处？噫，盖难言之矣。天，气也；地，质也。以质视气，则质为粗；以气视太极，则气又为粗。未有天地之时，混沌如鸡子。然鸡子虽混沌，其中一团生意包藏其中，故虽历岁时而字之，便能变化成形，使天地混沌时无这个道理包管其中，譬如淤泥臭水，万年不改，又安能变化许多物事出来？故老氏谓之“玄牝”，夫子谓之“太极”。虽谓之有，其实无也。周子谓“太极本无极”，似于画蛇添足矣。

天地未生之初，本无也，无之中能生有，而无不可以训，故曰《易》有太极，盖已包管于无之先矣，即不言无极可也；若要言之，则无极之前又须有物，始得几于白马之辩矣。

天之苍苍，其正色耶？其远而无所至极耶？然日月五星，可以躔度。周步推测，则天之为天，断有形体。既有形体，必有穷极。释氏以为有三十三天，幻说也。假使信然，三十三天之外，又复何物？语曰：“六合之外，圣人存而不论。”噫，非不论也，所谓极其至，虽圣人亦有所不知也。

朱晦翁曰：“天者，理而已矣。”夫理者，天之主宰也，而谓理即天，终恐未是。理者虚位，天者定体。天有毁坏，理无生灭。如目之主视，耳之主听，世有无耳无目之人，视听之理将何所属？况圣人举天以敌奥灶，此即苍苍之天，不专言理也。

天,积气尔,此亘古不易之论也。夫果积气,则当茫然无知,混然无能,而四时百物,孰司其柄?生死治乱,孰尸其权?如以为偶然,则孳蚀变故,谁非偶然者?而“天变不足畏”之说,诚是也。然而惠迪从逆,捷如影响,治乱得失,信于金石,雷击霜飞,人妖物眚,皆非偶然者也。故积气之说虽足解杞人之忧,而误天下后世不浅也。

象纬、术数之学,圣人所不废也。舜以耕稼陶渔之夫,一旦践帝位,便作■玑玉衡,以齐七政,则造化之理固尽在圣人橐籥中矣。后世如洛下闳僧一行、王朴之辈,冥思精数,亦能范围天地,浑仪倚盖,旋转不差,黍管葭灰,晷刻靡爽,亦奇矣。至宋儒议论,动欲以理该之。噫,天下事理之所不能尽者多矣,况于天乎?

天之不足西北也,何以知之?日月行斗之南,而不行斗之北故也。汉明帝嘲张重,曰“日南郡人应北向看日”。然北方瀚海,有熟羊腓,而天明之国,出塞七千里,便可南视北斗矣,安知无北向看日之地乎?

天去地九万里,天体径三十五万七千里,此亦臆度之词耳。天之体,日月星辰所不能周也,而况于人乎!

七政之行,自消自息,何与人事?而圣人必以璇玑玉衡测之也,遂使后世私智之士转相摹效,互出己见,如《周髀》宣夜浑仪之属,议论纷拏,各有刺繆;及测之而不得,求之而不应,遂以为幽远难明之事,而“天变不足畏”之说昉于此矣。然则舜非与?曰:舜之齐七政,所以协岁时、戒农事也,非后世无用之空谈也。

天地有大阳九,大百六,有小阳九,小百六。又云:“天阨于阳九,地亏于百六,大期九千九百年,小期三千三十年。故当阳九之会,天旱海消而陆燹,当百六之会,海水竭而陵自填。”按《汉书》曰:“四千五百岁为一元。一元之中有九厄,阳厄五,阴厄四。阳为旱,阴为水。”又云:“初入元百六会有厄,故曰百六

之会。”二说互异。前说期似太远，荒唐无稽。后说四千五百岁之中九厄，则五百岁当一厄，而自古及今，未有三百年不乱者。至于水旱频仍，恐无十年无灾之国耳，又何阳九、百六之多也耶？

《异闻录》所载，又有阴七阳七，阴五阳五，阴三阳三，皆谓之灾岁。大率经岁四千五百六十，而灾岁五十七，以数计，则每八十岁而值其一。此说又不知何所据也。按《汉书》又有“元二”之厄。或云即元元之误，未知是否。又《欽剑录》载，丙午、丁未年，中国遇之必有灾，然亦有不尽然者。即百六、阳九亦如是耳。

日，阳精也，而雷、电、虹、霓皆阳属也；月，阴精也，而雨、露、霜、雪皆阴属也。星宿风云，行乎阴阳之间者也。日月，恒有者也；雷、电、雨露之属，不恒有者也。星宿体生于地，而精成于天，风云皆从地起而行天者也，故兼阴阳之气也。

日出而葵藿倾，月虚而鱼脑减，下之应上也；虎交而月晕，麟斗而日蚀，上之应下也；潮之逐月，桐之合闰，上下交为应也。

秦始皇登君山，遇大风雨，遂赭其山。隋炀帝泛舟遇风，怒曰：“此风可谓跋扈将军！”二君之与风雨为仇，不若鲁阳挥戈以止日，宋景发善言而荧惑退舍也。

《礼统》曰：“雨者辅时，生长均遍。”又曰：“雨者，辅也。”今闽人方音尚以雨为辅。

云根，石也，然张协诗曰：“云根临八极，两足洒四溟。”曹毘请雨文曰：“云根山积而中披，雨足垂零而复散。”则专指云言也。

《四时纂要》曰：“梅熟而雨曰梅雨。”《琐碎录》云：“闽人以立夏后逢庚日为入梅，芒种后逢壬为出梅。”按梅雨诗人多用之，而闽人所谓入梅、出梅者乃霉湿之霉，非梅也。

客星犯帝座，此史官文饰之词耳，未必实也。古今帝王求贤下士者多矣，未闻天象之遽应也。即汉文帝之于邓通，哀帝之于董贤，同卧起者数矣，未闻帝座之有犯也。而子陵贤者，一夕之

寝，遽云犯帝座耶？武帝微行，宿主人婢，婢婿拔刀袭之，同宿书生见客星掩帝座，此贼也，而子陵同之乎？史官于是为失词矣。符坚之母以送少子至灞上，而太史奏后妃星失明，羯胡腥羶乃上千天象若是耶？矫诬甚矣。至于海内分裂之时，史官各私其主，人君各帝其国，不知上天将何适从也。宋仁宗嘉■中，有道人游卜京师，上闻召见，赐酒，次日，司天台奏寿星临帝座，恐亦妄耳。

客星有五：周伯、老子、王蓬絮、国星、温星。所临之国周伯主丧，老子主饥，王蓬絮主兵，国星主疾，温星主暴骸。然则五者俱非吉星也，而史以子陵当之，不亦冤乎？

星宿，宿字俗音秀，然辰之所舍有止宿之义，则音夙亦可也。《明符经》云：“天发杀机，移星易宿；地发杀机，龙蛇走陆；人发杀机，天地反覆。”则从夙音久矣。

天体东南下而西北高，日月之行皆自南至中天而止，故南方暖而北方寒。然日月之大有限，方夏至时，虽距数万里，更无北向看日者，此又不可晓之理也。

日一岁而一周天，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，非谓月行速于日也，周天度数，每日日行一度，月行十三度有奇。凡月初生明时，行南陆如冬至时之日；及生魄时，行中天，如夏至时之日。故月行一月，抵日行一岁也。

中宫天极星，帝星也。三台，三公星也。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天之六府，故世以文昌为魁星也。太微东西藩各四星，将相星也。东壁，文章星也。南极，寿星也。贯索，狱星也。昴，胡星也。箕，风星也。毕，雨星也。彗、孛、揜枪、荧惑，妖星也。太白，兵星也。考之历代天文，太白竟天，兵戈大起，彗星竟天，则有禅代之事。

正德初，彗星扫文昌。文昌者，馆阁之应也。未几，逆瑾出首，逐内阁刘健、谢迁，而后九卿台谏无不被祸。万历丁丑十月，异星见西南方，光芒亘天，时余十馀岁，在长沙官邸，亦能看之。

无何，而张居正以夺情事杖赵用贤、吴中行、艾穆、邹元标等，编管远方，逐王锡爵、张位等，朝中正人为之一空。变不虚生，自然矣。

俗言南斗注生，北斗注死，故以北斗为司命。而文昌者，斗魁戴匡六星之一也。俗以魁故祠文星，以祈科第，因其近斗也，故亦称文昌司命云，傅会甚矣。至以蜀梓潼神为文昌化身者，又可笑也。

数起于一而成于九，九，阳数也。故曰九天、九霄、九垓、九垓、九阍、九有、九野、九关、九气、九位、九域之类。非必实有九也，犹号物之数，谓之万耳。圣人则之，分地为九州，别人为九族，序官为九流、九卿、九府，天子门曰九重，亦取九垓之义也。

道书云：“九霄谓神霄、青霄、碧霄、丹霄、景霄、玉霄、琅霄、紫霄、太霄。”恐亦附会之词。如天门九重，又安能一一强为之名耶？

《蠡海录》云：“天之色苍苍然也，而人称曰丹霄绛霄，河汉曰绛河，盖观天以北极为标准，仰而见者，皆在北极之南，故借南之色以为喻。”此言亦恐未然。天无色，借日以为色，故称丹与绛者，从日言耳。不然彼称青天银汉者，又岂指北斗之北哉？

《酉阳杂俎》载：“人不欲看天狱星，有流星入，当披发坐哭之，候星出，灾方弭。”《金楼子》言：“予以仰占辛苦，侵犯霜露，又恐流星入天牢，方知俗忌已久。”今闽中新妇不载星行，云：“恐犯天狗星，则损子嗣。”闺女间亦忌之。而见流星以为不吉，亦古之遗禁也。

灾祥之降也，谓天无意乎？吾未见圣世之多灾、乱世之多瑞也。谓天有意乎？亦有遇灾而反福、遇瑞而遭凶者。又有灾祥同而事应不同者，必求其故，则牵合傅会。不求其故而尽委之偶然，将启昏君乱主，谓“天变不足畏”之端则如何而可也？《春秋》著灾异而不著事应。子产曰：“天道远，人道迩。”瑞不足

言也。遇灾而惧，此理之常，何必问其应乎？自《汉书五行志》以某事属某占，至今仍之，然史氏既事而言，言之何益？司天氏未事而言，言多不验。于是人主每遇灾变，恬然无复畏惧之心矣。今于历代五行，摘其尤异者录之：

汉惠帝二年，天裂东北，广十馀丈，长二十馀丈。文帝五年，齐雍城门外有狗生角。

成帝永始元年，河南樗树生支如人头，眉、目、须皆具。又建始元年八月，漏未尽三刻，有两月重见。

哀帝建平四年，山阳湖陵雨血，广三尺，长五尺，大者如钱，小者如麻子。

灵帝中平元年，东郡界生草，备鸱雀、龙蛇、鸟兽之形，毛羽、头目、足翅皆具。又树中有人面，生须，伐之出血。

桓帝建和三年，北地雨肉，似羊肋，又大如手。

元和元年，司徒长史冯巡马生人。

晋怀帝永嘉元年，洛阳地陷，有二鹅飞出，苍者冲天，白者堕地。

公孙渊时，襄平北市生肉，长围各数尺，有头目口喙，无手足而动摇。

愍帝时，平阳雨肉，长三十步，广二十七步，旁有哭声，昼夜不绝，臭闻百里。数日，刘聪后产一蛇、一虎，各害人而走，寻之不得，顷之，见于陨肉之傍。俄而后死，诸妖俱不见。

太康九年，幽州有死牛头，能作人言。

永嘉中，吴郡万详婢生子，鸟头，两足，马蹄，一手，尾黄色，大如枕。又抱罕令严根妓，产一龙、一女、一鹅。

义熙七年，无锡人赵未年八岁，一旦暴长八尺，髭须蔚然。

唐开元二年五月晦，天星尽摇曙乃止。

元和二年十月，日傍有物如人，形跪，手捧盘，向日，盘中有物如人头。又四年闰三月，日傍又有一日。

乾符六年十一月朔，有两日并出而斗。

元和六年三月日晡，天阴寒，有流星大如一斛器，坠兖郛间，声震数百里。所坠之上有赤气，如立蛇，长丈馀，至夕乃灭。野雉皆雊。又十二年九月甲辰，有流星起中天，首如瓮，尾如二百斛船，长十馀丈，声如群鸭飞，明若火炬，须臾坠地，有大声如坏屋者三。

咸通十四年，宋州猎者得雉五足，其三出背上。弘道初，梁州仓有大鼠，长二尺馀，为猫所啮，数百鼠反啮猫，少选，聚万馀鼠。州遣人捕大鼠，击杀之，馀皆去。

大中十年三月，舒州吴塘堰有众禽成巢，阔七尺，高一尺，水禽山鸟无不驯狎。中有如人面、绿毛、紺爪觜者，其声曰甘，人谓之甘虫。

中宗时，中郎将毛婆罗炊饭，一夕化为血。

天宝十三载，汝州叶县南有土块相斗，血出数日不止。

咸通八年七月，下邳雨沸汤，杀鸟雀。

周显德七年正月，日下复有一日。

宋景德元年十二月，日下复有二日。

天禧四年四月，有两月同出西南方。

淳熙十四年五月，有星昼出，大如日，与日相摩荡而入。

咸淳十年九月，有星见西方，曲如蚓。又有二星斗于中天，良久一星坠。

元丰末，尝有物如席，见寝殿上，而神宗崩。元符末，又数见，而哲宗崩。至大观间，渐昼见。政和以后大作，每得人语则出。先若列屋推倒之声，其形丈馀，彷彿如龟，金眼，行动有声，黑气蒙之。气之所及，腥血四洒，兵刃皆不能施。又或变人形，或为驴，多在掖庭间。自后人亦不大怖。宣和末，眚息而北狩矣。

庆历三年十二月，天雄军降红雪，既化，尽血也。

端平三年七月，亦雨血。

绍兴二年，宣州有铁佛坐，高丈馀，自动，迭前迭却者数日。

淳熙九年，德兴县民家镜自飞舞，与日相射。

雨毛雨土，史不绝书。而元至元二十四年，雨土至七昼夜，深七八尺，牛畜尽没死，则亦亘古未有之变也。

百草不畏雪而畏霜，盖雪生于云，阳位也，霜生于露，阴位也，不畏北风而畏西风，盖西转而北，阴未艾也，北转而东，阳已生也。

夏霜，冬雷，风霾，星孛，谓之天变可也。至于日月交蚀，既有躔度分数，可预测于十数年之前，逃之而不得，禳之而不能，而且无害于事，无损于岁也，指以为天之变，不亦矫诬乎？蚀而必复，天体之常，管窥蠡测，莫知其故，而奔走驰鹜，伐鼓陈兵，若仓卒疾病而亟救之者，不亦儿戏乎？《传》称鲁哀之时，刑政弥乱，而绝不日食，以为天谴之无益，告之不悟也。然司马之时，羊车宴安，羯胡启衅，日食三朝，不一而足，天何尝谴而有益也？文景之世，日月薄蚀，相望于册，而海内富庶，粟朽贯红，以为天谴之厚于鲁哀乎？是为父者曰朴责贤子，而姑息不肖子也，天不亦舛耶？然则何说之从？曰：日食变也，而非其变者也。譬之人之有疾病也，固有兢业保守而抱痼不绝者矣，亦有放纵酒色而恬无疾疢者矣，乃其寿命修短之源，则固不系是也。圣人之事天也，无时不敬，而遇其灾变，则尤加皇惧焉，曰：“吾知敬天而已，初不为祸福计也。”盖自俗儒占候之说兴，必以某变属之某事，求之不得，则多方传会，不觉其自相矛盾，而启人主不信之端，故金陵有“天变不足畏”之说，虽千古之罪言，而亦自有一段之见解也。

三代之时，日食皆不预占，孔子答曾子：“诸侯见天子入门，不得终礼者，太庙火，日食是也。”不知古人不能知耶？抑知之而不以告耶？而预占日食，又不知起于何时也？但不预占，则必有阴云不见者，故春秋于日食不恒书，非不食也。

使日食不预占，令人主卒然遇之，犹有戒惧之心，今则时刻杪分已预定之矣，不独人主玩之，即天下亦共玩之矣。予观官府之救护者，既蚀而后往，一拜而退，栖酌相命，俟其复也，复一拜而讫事。夫百官若此，何以责人主之畏天哉？

谷永有云：“日食，四方不见，而京师见者，沉湎于酒，祸在内也。京师不见，而四方见者，百姓屈竭，祸在外也。”司马温公又言：“四方不见，而京师见者，祸尚浅也；四方见而京师不见者，祸寔深也。”其言虽各有理，终亦穿凿傅会，浮云蔽塞，一时偶然。即百里之中阴晴互异，又安能必四方之皆见否乎？假令中国不见而夷狄见，南夷不见而北狄见，又将何词以解耶？至于当食不食，与食而不及分数者，则历官推步之失，尤不当举贺也。

世间第一诞妄可笑者，莫如日中之乌、月中之兔，而古今诗文沿袭相用，若以为实然者，其说盖出于《春秋元命苞》、《淮南鸿烈解》及张衡灵宪语耳。然屈原《天问》已有毕羽之说，而《史记龟策传》载，孔子言日为德，而辱于三足之乌。夫《史记》所载，不见经书，而《天问》所疑，皆儿童里俗之谈，近于游戏，至汉以后，遂通用之而不疑矣。

弇州载宋庆元中，一岁五次月食，而皆非望。其后有一岁八次而亦不拘望者。今考《宋史天文志》并无之，不知何所出也。

日中既有乌，又有羲和驭车；月中既有兔，又有蟾蜍，有桂，有吴刚、姮娥、璚璘，又有广寒宫殿、琼楼金阙，及八万三千修月户。何月中之淆杂，而人又何能一一见之也？此本不必辩，宋儒辩之，已自腐烂。而以为大地山河影者，又以五十步笑百步也。

东坡《鉴空阁诗》云：“悬空如水镜，泻此山河影。妄称蟾兔、蟆，俗说皆可屏。”然坡知蟾兔、蟆之为俗说，而不知山河影亦俗说也。段成式《酉阳杂俎》云：“月中蟾桂，地影也；空处，水影也。”宋人之论本此。

周昭王时，九月并出，贯紫微之座，无何而王济江溺死。今

人知尧时之有十日，而不知周时之九月也。

相传永乐中，上方燕坐楼上，见云际一羽士驾鹤而下，问之，对曰：“上帝建白玉殿，遣臣于陛下索紫金梁一枝，长二丈，某月日来取。”言毕腾空而去。上惊异，欲从之。独夏原吉曰：“此幻术也，天积气耳。安有玉殿、金梁之理？即有之，亦不当索之人间也。”狐疑不决。数日，道士复至，曰：“陛下以臣为诳乎？上帝震怒，将遣雷神示警。”上谢之。又去。翊日，雷震谨身殿。上大惧，括内外金如式制之。至期，道士复至，稽首称谢。梁逾千斤，而二鹤衔之以去。上语廷臣，原吉终不以为然。乃密遣人访天下金贱去处，则踪迹之，至西华山下，果有人鬻金者甚贱，乃随之至山顶，见六七道士方共斫梁，见人即飞身而去。使者持半梁复命。上始悔悟。又传弘治中，有徽王亦被道士以此术诈得一银缕纹门槛，后事发被擒。此与小说载弹子和尚诈王太尉钱十万贯事极相类。想罗公远、叶法善辈皆用此术，而世相传，真以明皇为游月宫。夫月岂诚有宫哉！

燕、齐之地，无日不风；尘埃涨天，不辨咫尺。江南人初至者，甚以为苦，土人殊不屑意也。楚、蜀之地，则十日九雨；江干岭侧，行甚艰难。其风日晴朗者，一岁中不能三十日也。岂天地之气固有所偏耶？

江南每岁三四月，苦霖雨不止，百物霉腐，俗谓之梅雨，盖当梅子青黄时也。自徐、淮而北，则春夏常旱，至六七月之交，愁霖不止，物始霉焉。俗亦谓之梅雨，盖霉与梅同音也。又江南多霹雳，北方差少。

魏时河间王子元家，雨中有小儿八九枚堕于庭前，长六七寸，自言：“家在河东南，为风所飘至此。”与之言，甚有所知。国初山东新城王氏方鰥居，一日，天大风，晦冥良久，既霁，于尘垆中得一好女子，年十八九，云：“外国人也，乘车遇风，欻然飘坠。”遂为夫妇。今王氏百年科名，贵盛无比，皆天女之后也。

月犯少微，戴逵以为忧。而谢敷死，人为之语曰：“吴中高士求死不得。”荧惑入南斗，梁武帝徒跣下殿以禳之，既而闻魏主西奔，大惭曰：“虏亦应天象耶？”二人之心一也，一负时名，一负正朔，而卒不应也。然不以为幸，而反以为惭，固知好名之心，有甚于生者矣。

习凿齿谓星人曰：“君尝闻千知星宿有不覆之义乎？”大凡占星者皆于中天野次窥之，故云不覆。

晋郭翰少有清标，乘月卧庭中，织女降之与谐伉俪，后以七宝枕留赠，诀别而去。吾友孙子长少年美^晋，七夕之夜，感牛女之事，为文以祝之，词甚婉丽，忽如梦中为女仙召至琼楼玉阙，殊极人间之乐，七日始甦。时皆笑以为妄。余谓非妄也，魅也。人有邪念，崇得干之，就其所想，以相戏耳。

北斗相传如豕状。唐一行于浑天寺中掩获群豕，而北斗不见。国朝徐武功奉斗斋甚虔，阖门不食豕肉，及论决之日，大风霾雷电，有物若豕，蹲锦衣堂上者七焉，遂得赦，戍金齿，是其验也。一云：“北斗九星，七见二隐。”

《晋天文志》：“凡五星降于地为人：岁星为贵臣，荧惑为儿童，歌谣嬉戏，镇星为老人妇女，太白为壮夫，辰为妇人。”其言甚怪诞。然东方朔为岁星，萧何为昴星，李白为太白星，唐太宗时，北斗化为七僧，西市饮酒。一行时，北斗化为豕，入浑天寺中，西川章仇兼琼时，太白酒星变为纱帽藜杖四人，饮酒。宋嘉■中，寿星变为道士，饮酒不醉。夫星之精为人所感而生，理或有之，岂有在天之宿变为人物，下游人间者哉？野史之诞甚矣。至谓狼星直日，遗有残羊，益妄矣。

古今名世公卿皆上应列宿，如诸葛武侯、祖逖、马燧、武元衡之属，皆将卒而星殒。然自古及今，星殒不知其几，而悬象在天者，不觉其稀少也，岂既殒之后，还复生长如人耶？夫天之星应地之石也，山海之中，石累取而不竭，斫尽而复出，则星可知矣。